

陕西百余件于右任书法“失踪”，专家详解艺术魅力——

# 碑骨帖魂熔古今



### “落落乾坤大布衣”

于右任，原名伯循，1879年5月8日生于陕西省三原泾阳，17岁考中秀才，25岁中举人，因结识革命党人，办学办报，开展反清活动，时有“先生一支笔，胜过十万毛瑟枪”之美誉。后追随孙中山，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、靖国军总司令、陕西省政府主席、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等职，1949年被迫离开大陆赴台。于右任的人格、廉政为世人所称颂，柳亚子先生称他“落落乾坤大布衣”，就是这位永怀赤子之心的关中农民之子的写照。他的诗、词、曲都有很高的造诣，特别是他晚年哀婉凄切、催人泪下的《国殇》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。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！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……成为千古绝唱。

然尤为世人所推崇的、成就最高的还是于右任的书法艺术。滕西奇说，坊间曾流传一则轶事，于右任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期间，常有些不讲文明的人在墙角处“方便”，弄得很不卫生，于是于先生写下了“不可随处小便”六个大字，叫侍卫官贴到该处。那位侍卫官灵机一动，来了个“偷梁换柱”，他请人另写了六个字贴出去，把“真迹”改为“小处不可随便”裱起来，视为珍宝。虽然只是传闻和笑谈，无从考证，但也反映了于右任书法艺术的传奇魅力。

## 终生相伴的魏碑情缘

字到字的艺术和美感，更是融入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。

1904年春，于右任被清廷通缉，且有“无论行抵何处，拿获即行正法”的密旨，遂潜往上海。在品，半苦集为联，夜夜泪湿枕。否则，如果只是临习书法，是无须“夜夜泪湿枕”的。

滕西奇认为：“于右任的行楷书艺术前后有所不同，早期的有

标准草书运动的得与失

“谈到于右任的草书艺术就不能不谈他所推行的标准草书运动,这是他艺术生涯的重要阶段。”滕西奇说。由于草书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艺术,书写不统一,导致认读困难。于右任自1929年始,即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,1932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,创办《草书月刊》。“他以‘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’为原则,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,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作品中,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,集成《标准草书千字文》。此外,于先生逐步总结出篆、隶、楷、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

号,这些符号架起了衍化草书的桥梁,解决了草书产生与‘准确’书写的关键性问题。”滕西奇认为

奇认为。其中,于右任1960年所书《标准草书千字文》更是活灵活姿,他以凌厉劲健、婀娜多变的笔势构筑了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,成为草书发展史上新的高峰,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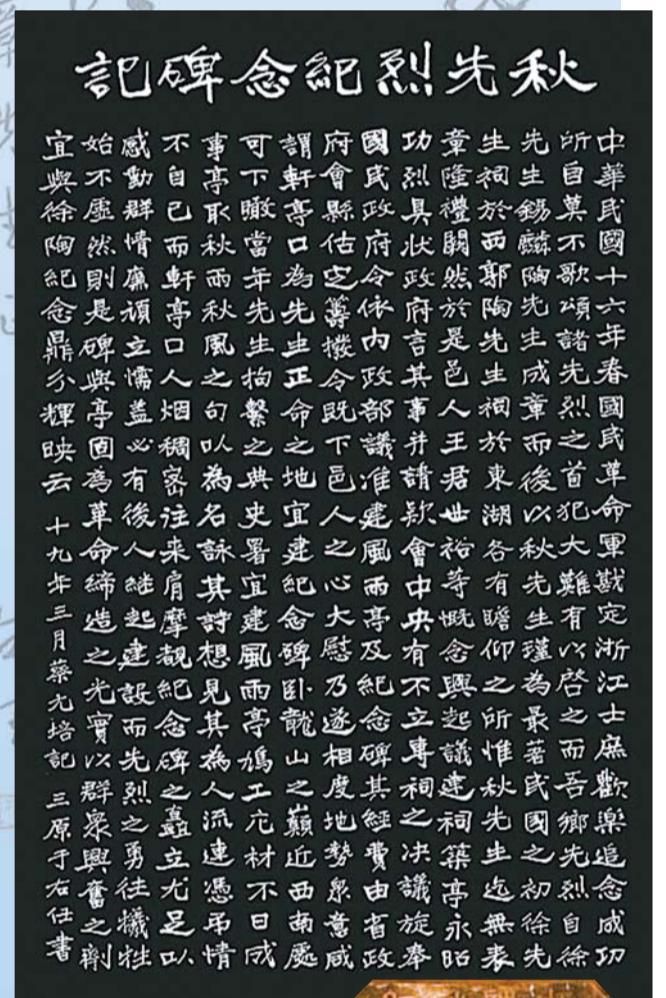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,作为个人艺术追求的实践,于右任是成功的,但是如果作为普及性的运动来看,他的努力却缺乏现实可行性。“正是由于草书易于写情书性,往往

‘极草纵之致’，具有很强的个性化倾向。这个标准规定了书法必然是‘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’，束缚了草书。标准草书运动的失败，并非是于右任书法观念落后，而是他最初目的不是如何发展书法，而是实用救国思想的驱动。”滕西奇认为，“于右任认为‘国事多艰，玩物为罪’。在国民危难的时代，如果全身心投入书法，在他看来则是一种耻辱。即使他被迫在上海鬻字为生，也是‘身在江湖中，心存魏阙之间’，这正表现了于右任视书法为‘余技’的传统文人观念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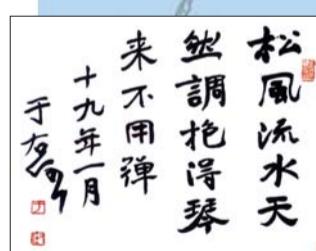


醉歌田舍酒 笑读古人书

于右任行书五言联



## 秋先烈纪念碑记



于右任行书诗简



于右任行书立轴



耿端人烈士纪念碑